畏齋薛先生緒言

江陰趙文學休寧用世文翁著餘事者甫公如受其學范心拜之日漢魏漢
漢書所畢其宗回畏念以經後來進士精於節體將名相於可中與一言遷任將福湖
唐有改司四庫八以氣為歸之以不可當實有致文成傳習能然因六朝為唐物之
成以下進嚴而作詩文成之高則若郁備之麟文溯主源以魏晉陵南歐陽學班
兩超於自傳崇作格物以致知情物即致以格物成物即致以成己者恭即
翁志學在一中卯在精中樞年及成之學為高而精於高宗聖高為能將北備者致格學
長逸兩通兩保生同知擢接發在可備者翁德之壁以而副保錄雜翁翁在體
者傳文成遠將傳將者翁同勒雅傳接行回里時與雅進於唐宮植學為隱宿
常其宗即為有易守詩說詩以義心學術保錄心傳書院積執文新稿錄精致
十為其人年翁翁而新而由遠其東接於遇之文為自乃同此至以進翁為而同東趙如
水平翁而琅明之說於書翁不為翁文為其業等清翁即詩為世翁方而氣為即不亦與道
為一三百神城格以於翁而傳者全而他體於文后紀為其亦不以之詩等為人

緒言引

奎

昔日鵝湖之會晦翁先生云今日之事須去兩短合兩長學者因其言遂謂晦翁晚年自悔舊學之誤此未知晦翁者夫子嘗有言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聖人示人微意固自有在初非人所易窺晦翁之意亦猶是也昔在聖門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性命與仁則罕言之聖人豈不欲直

精道妙使學者為可幾及耶顧學問貴乎深造又必以道乃能自得詩書執禮深造之道也若性命與仁學者在自得之其可驟而致乎故在當時雖卓唯如顏曾其于博約忠恕之條不敢違越自餘三千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雖不能盡如顏曾之卓唯然德成材達其所造詣亦自成車轚之百穀皆有實用不至流于空虛無

任之歸者由聖人教之有道也易簡如象山庶幾自得之矣但其頓悟直截之學與溪造以道者大不相侔則晦翁之功其可少乎晦翁之學溪造以道者也學者不由晦翁之功而遽希自得之効鮮有不墮于空虛者晦翁溪爲此懼故寧自任其短而不欲使學者妄意象山之長其所謂兩短所謂兩長學者默而會之微意葢可識矣

乃若文義之間未免有誤則晦翁之短城不能無愚于緒言中畧已見其一二但在執方之士持而循之有可據守比于說妙談空者不為甚害況善學者果能力到功深超然自得則雖慱約忠恕亦為渡河之筏登岸無所庸矣況訓詁乎此又不得因枝葉而病本根矣

隆慶戊辰十月丙子朔畏齋薛甲述

畏齋薛先生緒言卷之上

緒言上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得其和則象無失度

生生之謂易何體之有陰陽不測之謂神何方之有精神附氣謂之物若思慮閒雜心常不歸腔子裏此變也游魂也

告子以義在外面但事事要合他把這義驅使那氣去做如襲取然故曰襲孟子說義是天付的原在心裏只消收斂此心氣自會生故曰集告子看義與氣做兩件孟子是一件

集義與愼獨一般工夫自其條理分明而言謂之義自

已所獨知而言謂之獨集者收斂操存此心使此理凝聚即戒懼愼獨也都是心上工夫不在外面說生者氣從心生理聚則氣聚如太極動靜而陰陽氣生本非二物亦不假人爲也此精一博約之功千古道學之原一差千差若說事事求合便是義外了其說與致知而欲窮盡天下之物之說同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此是成就子羔處子路曰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此是成就子路處蓋學貴心悟不尚口給子羔是箇潛心默識理會道理底人夫子常曰回如愚柴也愚與顔子並稱此等資稟正好讀書領悟大

其所養故夫子不欲遽使使仕子路是箇聰明才辨言下解悟底人如曰子之迂也末之也已都不沉思所以他平日聽教讀書都如此他說何必讀書亦是實說亦是他病處他所以不能入室夫子所以惡之者正以是故曰惡夫佞者正是對病之藥欲其聽言讀書更須默識而心求之以為受教之地而子路終不悟也其後一人行事往往皆驗蒯輒之亂夫子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柴便曉得不當死又如成人不為兄衰聞子羔至遂為衰他只躬行而化都無事子路道千乘之國便有許多勞攘此正二人平日用功效驗處亦為善讀書不善讀書之驗也然世人讀書有幾般禪解頗悟底人不屑

讀聰明才辦底人易於讀粘皮帶骨底人讀猶不讀惟潛心內會者善讀亦不可不讀學者各因病而自藥則可矣

人心至靈無停運時若見道不明者聞言便神馳去故子不語怪力亂神

日用百爲皆是顯諸仁然事事有箇理在其中用藏在裏了又是顯仁之本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統是一理之顯然一卦具一卦之理一爻具一爻之理用巳藏在道止如此而巳無思也無爲也皷萬物不與聖人同憂也謂之易謂之乾坤謂之占謂之事謂之神却是同處見出

通變之謂事若泥故常不得謂之事然通變須是心神若心下滯礙安能通變故繼之以陰陽不測之謂神尋常於制度字義考究研磨極費精神歷歲月學得成時及之吾身都無干預此正玩物喪志聖人只說學而時習之時習是自得於心手舞足蹈而不自知非習熟之謂也如此方有悅意不爲玩物

去傲心則恭去褊心則寬去僞心則信去怠心則敏去吝心則惠故謂之仁仁人心也此告子張求仁於心也

主忠信則此心皆義乃能變動不居運行無滯

察言而觀色察己之言觀己之色如言思忠貌思恭色思溫之類若待徵色發聲則已晚矣

顏夏子游子張子貢之徒如此聽教之多如此一旦

沒聖人便沒倚靠便欲爭有若求趨向可見學者能以

心悟聖人則越千古可以得真傳若只在口語氣象上

彷彿則雖如三子親炙之深亦無依傍卒于影響無定

見而況煨燼糟粕云乎

隄潰蟻孔氣洩針芒學者于義利界限不可放過分毫

也

自吾人言乾本成象只是坤不效法有一善端便被私

欲錮了

同味同嗜同聽此只借言氣性之同以明心之有同耳

若論耳目口鼻之同更有不食易牙之食而甘蔬食不

悅子都之姣而悅糟糠不聽師曠之聲而聽天籟者在
氣性不足以盡之乃所謂心之同然也
未知時靠把捉既知時更不東靠西靠只靠心收歛精
神自作主宰都不閑用
聖門學者多用心於外靠聖人言語此是他病痛處故
夫子常欲無言以啓學者之自悟所謂助我者蓋此等
病痛已次每問一番添得聖人一番言語他無心得惟
是顏子於聖人之言不去言上理會只於心上求句句
是他心得而于夫子之言未嘗有添故曰非助我者蓋
因是以喜顏子又以儆羣弟子也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顏子

直是善煅煉此心闡言只從巳心上理會旣得於心自
動諸身譬之有根便有萌也
孟子告君不禁他臺池鳥獸只辨他一念公私所謂格
君心之非大人之事也
顏子得預聞四代禮樂可與權矣
富貴而憂榮華貧賤而憂卑辱此皆氣自張弛吾心未
常有着落處也吾身安得有結果處乎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斷絕一種私意惡習然後磨礱浸
潤可以求益
孔子小魯小天下不在魯與天下之中却因登東山泰
山也

象山云天亦有善有惡此說誤矣天者理而已矣安得有惡若指災祥失正為惡却是氣也

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迹有不合心却合周公只于合處求不于迹上強合此真善法古者王介甫不知此意故敗壞

今世言學問之大者不過讀書然讀書者豈惟記誦而已乎將以致知集義求放心也致知集義求放心非所以尊德性乎發育峻極之盛苟不於三千三百求之則茫茫浩浩何處下手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也然道問學而若朱子之成則尊德性在其中矣但其為教也既尊德性又道問學未免歧而二之此則未免失之煩且

支耳蓋尊德性而離道問學則德性無所持循其失也流于空虛道問學而非以尊德性則學問無所主宰其失也流于口耳今並列其功而使下學之士從事其閒則德性未必能尊而學問之煩多者先已分散其精神遑遑乎無所之惟有取便于口耳之習以成其矜駁之私而已此固流弊之失也至若陸子簡易之說可不爲孔門之嫡傳乎然其與朱子並生一時而覺悟其煩故其爲學未免有矯枉過直之失夫矯枉而不得其中則理有未窮學問有未道而德性有未尊此所以議論之間尤未免於尚氣之失也然今之尊尚陸子者亦不過口耳之習耳非眞有見於陸子也嗚呼朱陸二先生千

古道學之傳也朱子去兩短合兩長之說亦千古不決
之斷案也明了此者道其可望乎
非爾所及治心之功未至也
子貢將文章看做一樣性與天道看做一樣此說誤矣
性與天道不出文章之中子貢不於心悟只于言求欲
聞一等幽深玄遠之說故謂之不可得而聞不知聖人
無行不與在在皆性與天道之發也然不獨子貢如此
說當時門人皆然故曰子罕言性與仁
踁硜硜小人尚有些基趾不似今之從政者蕩無着落
聖人以此教子貢正欲他少存得些子也勝是那務外
虛張的人寧為此勿為彼也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便在我有箇斷制不隨人

下學而上達則工夫出于耳目聞見之外無聲無臭上通于天

器夫則堯舜功業不留器小則簞食豆羹之恩溢于顏面

靜者心之本體也孟子四十不動復其心之本體而已

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打着他病痛處果然驚惶天何言哉便付以藥使子貢肯服痼疾可愈惜終不悟

心在我則我爲君物爲民心不在我則我反爲民物皆

君矣故以貴下賤然後大得民

知爲知不知爲不知心上如此分明纔是知也

人心不簡易如何知得險阻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打得過此莫非義理

聖人以神用賢人以義用衆人以形用神用無方義用

有體形用則靡然下矣

無暴其氣須集義待其自肯

不須靠聖賢却須靠我聖賢只提携得我須自悟

升堂是勇於從道之效入室須反己致思能入室則權

在我

吾心與世事相爲輕重吾心有太山之重則世界有浮

雲之[illegible]
賴考叔啓莊公勝子房招四皓考叔本于良心子房未免失之術
天德王道須從裏面做出子路雖識見正大而根本空疎故夫子告之以敬收歛近裏來乃白如斯而已正見他空疎忽畧未入於室處
子路愠見外面事變尚打得動內無本也故曰知德者鮮
非才無以應事然才不可獨用專用則陵物故雖有武仲之知必文之以禮樂乃可爲成人子路不明比義是以不得其死

有六言亦有六蔽仁知信勇剛直專于言語上求不得若專求之於言則理非心有泥而不通斯有蔽矣故聖人啓子路以好學子路平日亦豈全然不知學者爲其專于言語上求故也然好學而不在言語之間則聖門所謂學者可知夫子所以啓子路者深矣

萌芽我固有不美鄧林枝

天生吾身豈徒飢食渴飲如鳥獸然將以發揮道理也如此則吾身當從道理轉運不當從物欲轉運然道理豈是外物只在吾心則吾心乃轉運此身之機軸也嘗省其機張弛由之嘗固其軸闔開由之則物欲不能移矣

小人僃滯于知識言語之間者也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蓋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者道在邇而求諸遠何也

萬物皆備于我矣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所惡于智者爲其鑿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器爲物用不器者用物

分我所有不能掩人所有不可

愬譖不行明于已者也

喜折屐齒則知矯情鎮物之非眞大小一也

履夷如險乃能履險如夷

心無町畦身有輿衛

告人主與自爲須從身上起念不可於法度上求

人能弘道故當求道于人非道弘人不可求人于道

恬然無事則彼我俱省力

人無二心心無二道三代相傳不能易此心此道故損益可知後世去三代既遠損益不存而此心此道在也故百世可知也不求之心與道而專求之法度則雖身履三代之世其損益亦不可知矣

文王之無憂舜之無爲一也

四時行百物生只示人處便是我心悟處無非教也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此心神化無方後世耻一事不知

都康記着

謂之一夫言本心既絕莫與同也

君子實其實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人人自

足俱不在我

此心惺則氣不昏心定則習不作

一毫着意即非從心

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自是心上打不過處便自道是

堯而已矣在爲之而已

羔羊之大夫循職守分而無娟嫉于進之心故能委蛇

自得如此

二南之化婦人女子不過勤絺綌親蘋藻思君子孝父

毋仁衆萎守禮度皆後人所能行而世人望之若憂乎
不可及何哉彼自身而形之而此則無其本故也
甘棠思召公至于弗敢伐弗敢拜安有聲色笑貌之可
持循自有結乎其心者
𦙶兎武夫使在後世律以明經射策之科必不能與新
進少年比肩然當時公侯所用以爲干城腹心者蓋在
此則夫先王之所以取人與斯人之所以爲可取者固
自有在而無假于外矣
齊近東夷晋隣西戎秦近北狄地險要而民勇尚敦朴
若陳衛鄭皆居中國其地饒易無四夷之儆民習于安
逸惰遊而溺不善故變風所載淫佚怠惰之風皆出于

陳鄭衛而秦晉齊則無有焉固教化之不足亦風氣使然也

幽風作于有天下之日故一之日二之日用周正朔非先公時已用此紀候也

嗜慾深者其天機淺試之立見

顚不可見而日觀顚反觀也佛家觀世音之說義亦如此

博學于文學者覺也一處覺他處不覺不可謂之博惟精之精致知之致主善之主皆然

以生爲樂可得而死也以利爲樂可得而害也以貴爲樂可得而賤也以富爲樂可得而貧也惟淡然無樂則

莫得而死而害而賤而貧是常生常利常貴與富也

精則微精則一精則誠精則明精則密精則粹精則通

一精而內外之道合矣

陰陽之氣相爲勝負陽道勝則親陽陰道勝則親陰故

亡國多祀興國親民

人情好高務勝故老氏以卑下教人以安爲真故釋氏

以苦空教人對病之藥也

以能加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能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

德行天行不屬言說

造化之神動于氣至誠之神妙于心

心無愧怍則神無怨恫

才以集事道以保身

無厭斁則神常存神常存則不愧屋漏

緝熙即所以敬止

知止而後有定其定實實有此理戒生定其定虛虛空無住而已此儒釋之分

有此身則具此理聖人用功只是窮盡此理故博文以約此禮惟精以一此理致知以至物之理理既立則身自聽命而此理亦有賴藉扶持以運用于天下所謂配義與道得以成其裁成輔相之功者亦賴此氣也若釋老之說則不然以爲爲吾患者此身也去身則無患矣故以身爲苦專務去之謂之根塵空幻欲去聲色塵

則損妻子斷香味塵則禁血食斷意觸塵則遺世事其强取捷求雖足以立一切之行而禁隔太甚道理不行人情不堪反以滋亂所利者小而所害者多矣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艮其止止其所也是以不獲其身行不庭不見其人無咎也舍知性而言盡心舍艮背而言不獲其身者妄也

精生氣氣生神是集義所生者義精則氣神老氏之言精氣而已矣

報不稱施怨之招也是以君子不處厚施循道而行以理而得爾矣矣

屯下一陽繼乾坤之後此天地之心人之極也

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無思慮則一理自相感應雜以思慮只從思慮無感應矣無思慮者純乎天有思慮者雜以人

口鼻噓而風生可見人氣與天地之氣相感應

由精而一則爲執中離精而語執中是執一也

只一刻不戒愼便閑思雜慮牽引而來此時事至面前莫知措置便手忙脚亂全無道理便是天地不位萬物不育

立巳則能役物巳不立則役于物

集如聚集之集不令道理放散之謂勿忘勿助乃集之之法

復於獨知所以爲不遠

學問以窮理自修以去私恂慄以檢內威儀以檢外聖

賢致知工夫多少完備

心中牽惹着纖毫事便天地憤亂變化不出

夷之隘惠之不恭佛者西方之教如何由得然不謂之

聖不得亦如春夏秋冬之氣隨時而發一定不得然不

謂之天不得

三代而下聖人之學破碎不完釋氏遺格物以言致知

儒者遺致知而言格物其爲不知本一也

後世之學講得似行得似只心不是

人心精義便神少有些査滓便滯礙不神

感爲一應爲萬殊應復爲感感則萬殊亦一矣斯理也可容雜乎

易不論成敗只論義理義理當然雖敗亦成

使桀紂而作聖其工夫甚易天資過人故也

論人者苟先橫好惡于中而決于外論之是非則沒世不能得其眞矣

天祚人國只是多生賢才故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文王即天也

毋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天即文王也

江出岷山一溪流耳所以能達于海而成江者以其會集衆水而通之也豈獨任一流之力哉是故人不可以

不學

仲尼生周則憲章文武矣生于夏商則憲章禹湯矣設生秦漢之世獨不憲章秦漢乎蓋風氣推移道化變易雖聖人有不得而知者要在祖述堯舜之心不失則隨寓而可故自用自專生今反古者災及其身

有堯舜之心則隨時憲章莫非中道否則不入于波靡必入于膠泥矣

五禮不彰五刑弗廝聖人之賞罰寓于春秋而已知我者以此罪我者以此春秋與命討同功矣

古有國學有太學無大學大學之說猶大觀大知大禮大樂不着于法之云爾

學至知止則中有定理矣中有定理則何思何慮其靜
也貫動靜而常然不爲沉空守寂故定而后能靜以靜
爲靜者遇動則亂君由定得靜則物理在我心常泰然
無强制無助長自然不動于物而心安故曰靜而后能
安安則有感必通中無凝滯故曰安而后能慮天下之
理未有得于感通之妙而不能會其極者也故曰慮而
后能德

物物有箇本末事事有箇終始只是不知先後之序便
着于迹知先後之序便近於道着于迹者學之小近于
道者學之大

身與天下國家皆物也格致修齊治平皆事也如平天

下者必先治其國則爲近道苟徒恃法制之末即非道也致知者以至乎物理爲極致即爲近道苟徒記誦玩索倚乎物以爲致空虚寂滅離乎物以求致即非道也其餘即此可以類推

道學者啓吾之明擇善之功也自修者去吾之累固執之功也然擇善在固執上見則啓明去累不是二事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聖人全得此理事來時理自應不是事事學之以待其來也

三年無改誠孝之心純也三年無改則終身無改矣

逸其心而后可以勞心逸其力而后可以勞力

內有是德則于物必有油然不容已之意故在明明德

又在親民然民物之中莫不有天然自有之中而不可易者在不止于是亦未得爲明其明德也故又在止于至善

六藝可言學而德行不可言學性有之也

精一便是執中惟精惟一雖未見諸事然中已在我矣故曰允執厥中

不知本末事事要去做知本末識終始一了百當

秦與六國同爲變詐而秦不亡者變詐施于人也六國旣亡天下之人皆秦人矣而變詐不休是以此自施也已之亡也不亦宜乎

程子曰知至意便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耳故

人能知至則誠正修齊治平之功已了豈有不誠者耶

夫婦所知所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知能之良不可以聰明睿知求也

傳堯舜之心則可以憲章百王矣備四時之理則可以下襲四方矣

對書冊即對聖賢不必親承

君子之於道也覺則聚不覺則散故學以聚之大本立矣問以辨之不過以證此理之同而已寬居仁行乃自然之効非強致也

人心清明則光明繼續而不絕故曰維清緝熙

仁之中有義大德小德之謂也

滋蘭九畹樹蕙百畝將欲獻之君也既而萎絕蕪穢進不得以致之君則退而修諸己由是飲蘭露餐落英製芰衣襲荷裳蓋衣服飲食無一時一息而不于此也

道率性者也故外有是道則其中必有油然不容已之意内外相因不可須臾離者也若内無此意而外有此道乃矯強襲取之爲私意人欲之發不得謂之道故修道不于道而于性也

朱均之惡不減桀紂而能保國傳家澤流千載者堯舜處之有道也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

人之精神堯舜與桀紂同但用處差耳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然則聖人之學聖人之知亦可見矣而後世以多爲學欲盡知天下之物者何也

地氣入南則融而爲朱砂流磺之類陽之極也

知崇者無滐累禮卑者不空疎

盡生理謂之生乃知不盡生理即死矣

人之良知良能須不學不慮如惡惡臭好好色如保赤子如孩提之童知愛親長乃爲無自欺而可達之天下不然然是學養子而后嫁見君子而後厭然之類孟子不取五伯而取齊王愛牛一念意蓋如此

乾初乃地之下上乃天之上天上不可處故過五卽當復于潛亢必有悔

德業可極時與位不可極故乾三無咎而上有悔

互卦乃中古卜筮所用中古時非有文王周公繫辭故旁推求通沿至春秋時多用此乃術數之學也文王周公之辭正以發揮爻象正理以破術數之學今觀象者豈得復取互體乎

天地之氣纔入秋冬則鷹隼擊豺獺祭隕霜殺菽振風脫木與夫樵蘇漁獵傷夷斬伐之慘相尋于地上此卽坤陰過中而能戰于野之證也

大始如大禮大樂之謂

見此之謂仁知此之謂知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故君子之道鮮

動則有變三百六十四爻皆有變于動見之若卦中所言往來上下乃就本爻言陰陽相與所以成卦之義耳非謂此卦自彼卦來也

易有意像有事像有象像不可執一

陰陽合德而後剛柔有體故曰萬物資始資生

清和任各用則偏兼用則全

東漢之亡也英賢駢首就戮而不逞之人羣聚于朝當是時紀綱雖存已無把持之者矣然則是廢也名器雖存已無羽翼之者矣然則是孤立也彼奸雄之睥睨竊

窺者安得不蕩然無忌而萌竊取之心哉

毋以事物割而神

何事獨貴古人良者傳

能無求雖處人間可也不能無求雖離人間不可也子不見夫鷹鶚乎摩霄凌空而卒不免于網罟者有求于人間故也

海水鹹而海魚淡生意內足故也生意足者不受于外况生理足乎

松栢之生其皮歲剥故千年而參天凡大于中者未有不脫于外者也若堆積纏綿以外為大唯枯株耳

毒為見鳳而鳴見鵰梟亦鳴其鳴同其所以鳴異

聖王不作處士放恣則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故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一陽初動天地之復也感而遂通聖人之復也善端之不容泯吾人之復也雖惡極必復于善雖亂極必復于治惟其必有復此所以見天地之心也

木之生意不存則雨露之所潤腐爛其木者也心之生意不存則詩書六藝之所陳腐爛其心者也

心之知覺處即是生意

吾儒之學即富貴而忘富貴即生死而忘生死釋氏之學乃離富貴而忘富貴離生死而忘生死此所以異也

咸有變通之義所以能變通者以其有恒在也故曰貞

言恒有一定之理所以能一定者以其有咸在也故曰利有攸往

耳目與心爲一物猶萌芽與枝幹爲一物也人之學問要從心上通到耳目上去猶灌漑草木者須從根上透到枝幹上去若世人不知只囿于耳目不能通其理于心是心與耳目隔絕爲二猶灌漑草木者不能浸灌到根裏面去如何透得出來

畏齋薛先生緒言卷之一

畏齋薛先生緒言卷之二

緒言中

河圖洛書者數也方圓之體不同而同一數猶布之經緯不同而同出于一機也八卦九章者理也八九之用不同而同一理猶八身之表裏不同而同出于一氣也河圖虛五與十而不用故曰虛其中洛書總皇極而爲九故曰總其實然卦雖止于八而太極之理流行乎其間是以不用爲用也則亦可以爲九矣皇極以前後八疇爲用而九不見其爲用是用而未嘗用也則亦八而已矣此經緯表裏之說也

古之聖人體天法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後

之人窮數以得象即象以悟理

陽生于東北而極于西南陰生于西南而極于東北蓋陽之生數在東北而成數在西南老陽位北而成數之九則極于西也少陽位東而成數之七則極于南也故曰陽生于東北而極于西南也陰之生數在西南而成數在東北老陰位西而成數之六則極于北也少陰位南而成數之八則極于東也故曰陰生于西南而極于東北也

陽主進陰主退七進而爲九少陽進而爲老陽也故老陽之數饒于少陽也八退而爲六少陰退而爲老陰也故老陰之數乏于少陰也

西北二老互藏其宅東南二少互藏其宅九居于四之外是老陽藏于老陰之宅也八居于三之外是少陰藏于少陽之宅也七居于二之外是少陽藏于少陰之宅六居于一之外是老陰藏于老陽之宅也

坤震之間藏一復爲冬至乾巽之間藏一姤爲夏至

凡數生則成成則變

有思有慮人也無思無慮天也有思復于無思有慮復於無慮人之所以求至於天也

通微者人復天之功也極靜之謂微不以一毫私意間之謂之通通微者靜之極也靜極而動則無所不通矣

乾之專直坤之翕聚人之通復其理一也

天惟靜也故金木水火之氣升而爲日月星辰地惟靜也故水火金木之精積而爲水火土石人惟靜也故仁義禮智之德發而爲貌言視聽之用

聖人觀象繫辭亦是一定法如后世六神占課一般本是易曉孔子十傳發揮已甚明白只爲后人不曾細心觀玩反看得難了大槩一卦之中必有卦象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是也必有卦德則健順動入陷麗止説是也或用後天卦象則乾父坤母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是也居必有正不正則陽居陽陰居陰當位爲正居不當位爲不正爻必有應不應應必有正不正正必有中不中與夫剛柔之往來上下凡此數義便是文

王周公占卦訣法每卦中皆有之占者旣得其卦亦可以前數者旁推求通則雖無文王周公之辭亦自通得假如占得屯卦以卦象言是震雷坎雨以卦德言是震動坎險以位言惟初二四五爲正以應言亦惟初二四五爲應即此數者推之便知得動而遇險爲屯難之象其卦是屯又陽動于下而坎險在上爲陽動險中有亨屯之義六爻之中初與四正應而交爲以陽下陰有以貴下賤之義二與五應雖正而不交二有中正之道而五非達權通變之君不足以用之三與上處動極險極而居皆不正有陰柔不正而冒進犯險之象此四爻皆非亨屯之道則惟初爻可以亨屯故以道言初爲人心

所歸利于建侯以時言初為六四所應必須大臣進之于五乃可以往如此看去象甚分明當初文王周公繫此卦之辭亦只如此更無別法此孔子所以發三聖之旨者觀一卦而他卦可知也

先人浮休先生通易詩書三經詩以授兄布書以授甲惟易無傳曰此無言之書不可傳也甲於是始知心悟之學

聖人之心如明鏡物至影生影去不留

用物精多則為厲用道精多則為聖

太陽雖高明矣然一指障目則太陽不能顯其光人心雖廣大矣苟一私蔽心則萬理不能複其體

吾儒之學即氣質之性而求天命之性也異端之學離氣質之性而求天命之性也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人心就是道心氣質之性就是天命之性所謂以堯舜之心爲心也顏子克己則心與耳目口鼻還是二物還要把心去照管耳目口鼻及其克之而久則亦與心爲一矣

吾人之學只可言克己便未可說成己如耳目口鼻所謂己也然必先克去了私己的己纔復得一箇人己公共的己便是成己矣

文成而麟至乃孔子之禎祥而春秋之妖孽也

桀紂能亡三代之禮樂而不能毀人心之中和

精神不用則愚血氣不運則滯

論語一書中庸之見于微言者也孟子一書中庸之見諸行事者也

臣章之廉尾生之信微生畝之固直躬之直當作一事看盡君子之學求諸心如其出于心也則行雖不必同而不害其爲道一介不與一介不取固廉也而食允之食君于陵之居亦廉也久要不忘固信也孔子背蒲人之盟亦信也作春秋以明是非之公固直也而父子相隱亦直也如其不根于心則廉不免于避兄信不免于傷生直不免于背父就使做的都是好事亦不免爲一偏之行而不能充其類矣是以君子寧記誦之不廣而

不可離吾之良知寧使吾詞章之不富而不可離吾之良能只就良知良能上做去則雖記誦之不廣詞章之不富而不害其爲道是故告而娶與不告而娶不必皆同而同謂之孝南面而臣與桐宮之放不必皆同而同謂之忠蓋知其心之無二故也此君子之學所以必求諸心而戒謹慎獨之功所以不可已也

大學在小學上見離了小學更無處尋大學未發之中在已發之和上見離了已發之和更無處尋未發之中以至大德寓于小德之中大雅寓于小雅之中皆此意也

人謂楊氏爲絕物墨氏爲狥物非也蓋楊墨之爲我兼

愛與俗儒之訓詁皆謂之絕物何謂絕物以其不求諸心心與事物之理相絕也若徇物則衆人之徇欲而忘返者爾

人有知覺怎能無思人有才能怎能無爲惟聖人則有思而實無思也有爲而實無爲也有思有爲者其應事之迹也無思無爲者思以理爲以理也

內卦所以立體外卦所以致用內卦是寂然不動外卦是感而遂通一爲天德一爲王道

聖人之無所不學以崇德也吾人之無所不學以增累也

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能動王公大人而一言可以動赤子犧牲

玉帛神明不享而一念之誠天心爲之格誠與不誠所致也

人皆以老氏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爲徂詐之術此未知老子者蓋老氏當周末文勝之時而能嶠然超于聲色貨利之外其爲人要非庸下者其所謂取予翕張亦猶大易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尺蠖之屈以求伸龍蛇之蟄以藏身之意耳故下文遂繼之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可以想見其意矣孰謂老子作經以垂訓而乃以智術欺天下耶自知之謂知自行之謂仁自勝之謂勇舍此則自暴自棄而已矣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數所以成河洛之圖書太極陰陽之理虛太極而爲八總太極而爲九所以成八卦九章之妙用河洛之形異而數同八九之用異而理一此所以爲經緯言同一機軸所成也此所以爲表裏言同一氣脉相通也

聖人由理以知數自本而之末也康節由數以知理緣末而得本也故程子弗之學

無妄之得失亦隨焉無妄之禍福亦至焉

中庸論天命之性本離氣質而言及論中和却就喜怒哀樂上見喜怒哀樂氣也天命之性不雜于氣而亦不離于氣者也可見中和位育只是眼前事離此而談空

説妙則非矣
人謂先王之法度自秦而壞秦只爲廢了先王法度所以不旋踵而亡此拘儒之説也蓋秦之失不在這上只爲性上斬斷了所以有此就是變井田爲阡陌變封建爲郡縣這也難道説他不是蓋道者與時俱變如古者席地而坐到今時豈可拘定此禮就使先王生于今亦必然用今之卓椅以秦法度有先王精一之心布在裏面即先王之法也以今日之法度存得過關雎麟趾之意便與堯舜三代一般儒者不達乃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而必欲講求周官之法度亦可謂不知本矣

器以日用故不敝水以日流故不竭精神以日運故不窮

問尊德性道問學從來分作兩截事先生只作一事說其欲以端莊靜一爲尊德性講學問難處爲道問學如何先生曰此章子思正爲後世學術分心與事爲二故合而言之以明德性問學非有兩事尊德性要在道問學上見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也如以講學問難爲道問學則學是學個恁麼問是問個恁麼只爲心有未明故從事于問學是問學無非爲心而設則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矣如以端莊靜一無與于問學則端莊靜一終不然是槁木死灰一念之發未免着于事上着于事

處便是道問學矣若必以德性問學判然爲二物則方其尊德性時倘有一事感于前則將舍其尊德性之心而從事于問學乎抑將尊德性之心而去道問學乎如舍其尊德性之心而去道問學則尊德性之心又將焉往乎蓋學也者覺也不必讀書纔謂之學凡動靜坐立莫非學也問不必有疑難問于人纔謂之問凡與人交接一言莫非問也但要心在裏面照管則爲尊德性不由于心則謂之口耳德性問學果二乎哉

三代以上諸儒專理會上一截其失也猶得爲老莊釋迦雖一偏小說皆可觀三代以下諸儒專理會下一截其失也流而爲訓詁詞章雖造詣極致不過董馬韓歐

而已
能言距楊墨只是他心上打不過處這便是聖賢同歸處故曰聖人之徒

格字有訓至者格于文祖不格姦有苗格之格是也有訓感者格于皇天祖考來格之格是也有訓正者格君心之格是也惟致知在格物格字實兼三義致知者窮致吾知之理然知無形致與不致須在格物上見蓋物理具在吾心吾心與物理本相為流通觸着便應感着便通我這裏動念他那裏就曉得自然感動只怕我不能致未有知致而物不感動者故要驗吾知至須是感動得物物物歸于正纔是我的意到這物上而吾之良知

再無不盡如瞽瞍底豫是物格舜盡事親之道是致知
這所在開見假借之知一毫使不去故陽明先生斷然
以為致良知如此纔是體用一原而于正字感字至字
無所不通明此義者謂之正物亦可謂之至物亦可不
必于字上執泥也

窮理者窮極其理之謂此心之理本自完全只為被私
欲障蔽故欲反躬自治窮究其所以障蔽之故綱目微
心只是這箇工夫纔有纖毫念頭差處便覺覺便改直
要到此心明白全然無一念不是處這理纔窮得盡謂
之精一謂之博約謂之一貫盡心致知無二說也理窮
則盡性至命在其中矣

致知至於感物物格而吾無不致之知則此意此心此身純是天理作用故發之于意謂之誠發之于心謂之正形之於身謂之修這是千了百當的工夫聖賢所以節節如此說者欲人知知致之後意之誠是如此心之正身之修是如此使人于此自考耳故意誠條內說許多學問自修恂慄威儀正是格致工夫更不須別說鬼神之所以不可揜天地之所以生物不測至聖之所以達天德皆不外乎誠故大學工夫意誠盡之矣誠之之功致知格物擇善固執盡之矣誠則明誠則形便與聖人同歸寧復有不正之心不修之身乎若說意誠之外還有正心修身之功是天地聖人猶有所未至也而

可乎

王龍池問佛法云李天王托塔何理也予曰此存乎其人耳人若肯做則如孟子當大任而不動心若不肯做則折枝舉毛亦是難事豈特托塔而已哉人若要學問長須從火坑裏乘凉舞雩咏歸只贃得自已

簞瓢陋巷顏子所以鍊其身也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所以鍊其心也身鍊則物不得而困之心鍊則物不得而動之故能無入不得凡耐不得勞苦隨物轉移之人終不足以入道

所貴乎聖人者爲其能行人之所不能行也諸侯之國

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而伯夷棄國父命當遵而孤竹君之命叔齊違之君子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而柳下三黜不去男女有辨而納夜奔之女忠君不二事而伊尹去來湯桀至于五就人臣無將而放太甲于桐君子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法言不敢言而虞仲文身放言此等事若使常人爲之罪不可勝誅矣而群聖以此稱聖者以其達權通變行人所不能行也夫子叙逸民而折衷于巳孟子叙清任和而折衷于時中正所謂是則同之意人不可得而知者凡觀聖人之言行而不得其心不得其意徒泥其迹求之是乃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之腹也

靜坐不是靜人若要靜須于鬧市中尋

無所不恍之人方承當得無行不與之教

欺是自欺不是他人欺我罪不得人罪我而巳慊是自慊不是他人慊我由不得人由我而已這所在責人知不得只我自知故君子必慎其獨

人知妄行之足以殺身而不知忘念之足以殺神也知干戈之盜之宜防而不知袵席之盜之尤宜防也

保身不如保神養外不如養內

形藏心心藏神衆人用其形賢人用其心聖人用其神愈外則愈淺愈內則愈深耳目見聞非學也

不思則罔思則得之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思

之不通鬼神將通之矣不思而得思之極也故學問貴
思

得道之人終日言未嘗有言終日不言未嘗無言以此
告顔子則不違以此告子貢則駭矣況餘人乎

成功以才而保身以德相須乃成若淮陰侯之爲臣唐
莊宗之爲君皆才足以取天下而德不足以保其身者
是以君子貴德

明理則胸中有箇主宰自不隨人亦不同人或曰易非
歟曰易之隨隨于理也同人亦同于理也惟理是隨不
害其爲隨惟理是同不害其爲同

天下無不弊之法亦無不可捄之弊患在無捄弊之人

耳

鳥之飛者可以一目得之不可以一目致之故求才不可不廣

學者齊于內不必齊于外何謂齊于內加儉素存心則自奉有常聲色貨利之私不得而入之矣勤厲存心則起居有常晏安昏怠之氣不得而入之矣此之謂齊于內何謂不必齊于外飲食之類苟可以飽則蔬食可也何必珍羞服用之類苟可以安則朴陋可也何必靡麗

大凡天地間百物止有此數你多享一分人便缺了一分自身多享一分子孫便缺了一分此處盈常理人須要惜福不要用盡了古人說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

孫此最是至論人非聖賢凡事只是過當了些安得有餘有志之士常以此自省可也

天地間福祿你若不存些勤苦惕厲的心聚他不來你若不做些濟人利物的事消他不去

大山大水之地出大知慧之人小山小水之地出小知慧之人卜宅者知之

學者怕世俗憎惡一念此最不是能消磨善根只要看所憎惡于我者何如若憎惡得是便須自責反而從之若憎惡得不是雖舉天下非之亦所不顧如此方能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萬物皆自無而有無其根也能無者謂之歸根無意必

固我歸根之學也有若無若之一言尤隔影響顏子所
未至聖人

心死身存

天地間有形皆妄惟此心爲實

草木皆兵或以爲神助非也符堅意滿志荒神不守舍
故見聞皆妄也易曰睽孤見豕負塗堅之謂矣

學者有得于中則觸目皆文不然雖通貫古人只是蹈
襲

訓詁詞章之學佛氏之所謂化城也借以安身終非究
竟

莊定山其聖門之狂者與胡康齋其聖門之狷者與陽

明白沙幾乎中行矣

有資禀重厚而見理不明者在他分上不失爲好人其實都甚害事如宰我謂三年可期司馬公謂操取天下于盜非取之于漢室他只在體面上看覺得禮樂功業少不得若反在心地上看如何過得蓋心地大則萬物皆小所以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

人須柰何得自家便人柰何他不得中人之資氣質未定耳欲聲目欲色身欲安佚好人奉承惡聞儆策譬如鴻毛投之以火便焚物物都柰何得他智者處此只要自覺纔覺得便收回覺惰便勤覺肆便敬此是對病之藥柰何自家的方法當依此做世間人要柰何他不得

人溺鬼侵船漏水入

或問棖也慾長得剛曰子不見炭乎煙盡則堅矣消融氣質則德性渾全亦猶是也

唐人之詩精深近理無如東野退之爲之低頭而東坡比之秋虫號此其所以不逮韓也東坡之文惟禪理透徹蓋以其才發之于理故足以悅心其他雖工終是淺

老氏以氣言道不知道乃形而上者釋氏以虛空言性不知性乃虛而實者諸子紛紛之論要不出此

聖人以心祭不以物祭以心觀不以目觀禘是天子之祭既灌之後羣公皆諸侯必不敢享天子之祭是虛位也主祭者又非天子是虛文也虛位無神虛文無誠無

甘當於心者故不欲觀與曾謂太山不如林放意同撫
楊墨是索隱行怪的人子莫是遵道而行的人聖門所
謂有恒狷者子莫可以當之故曰曾之賢人也
薛西原魏莊渠皆正人若論學術則去精一遠在西原
論禪往往援儒以釋之其解老子亦然不知彼之精詣
處已在吾儒範圍中若吾道明安用彼說彼之所說卻
是乘吾道不明處寓言以示意如人有疾用偏方之藥
來攻疾去則藥無所用不可遂執爲定方安用強附于
吾儒也至于莊渠則全守訓詁以自束縛他攻釋老全
在末節上攻如焚衣鉢之類不知彼已說過衣止不傳
棄之無用矣然其持正則有過人處

白沙陽明只與人提得大綱不曾細細與學者分疏所以學者必須自去探求始得不然意見影響未免有偏吾于世間玩好如名畫寶玉之類非不知其可玩然而不以留心者不欲以有限之精神而供此無益之用也至如淫泆怪誕小說尤不可觀蓋心未定者聞言便神馳去故子不語怪力亂神意蓋如此亂謂荒迷亂常之事非叛亂也

朱子與象山論學云今日須是去兩短合兩長此非大賢功深力到不能爲此言蓋朱子課程最密只爲源頭差了些所以費了許多功夫晚年方悟到合一處象山見處雖到然終是少了朱子一段工夫故從之遊者意

見雖高而持循處少往往失之虛玄又不知如學朱子
者有着落也
說食那能飽粘皮亦未僊須從湯火覓方得返淸漣
以心學以心問不事口耳這便是尊德性的問學
或問宰予晝寢先儒以爲晏安氣勝如何曰宰予非燕
安者觀其背于禮樂不以親喪廢愛人心切至欲從之
于井此豈無所用其心者只因他學不求心而從事于
外則儀文度數乃是累心之物甚至過用其思心神不
堪是以困倦今世學未聞道過用其心者大率類此若
知道之人將有終夜不寢坐以待旦者而况于晝乎
學易最不易聖人自云五十以學易此是知命之境此

時學易則居之而安玩之而樂纔可以無大過蓋六籍皆以言教惟易以象告言傳不得故性命與仁子所罕言若詩書執禮則不必限年矣先儒疑五十字是卒字若卒則是有盡時易理豈有窮盡時也聖人學之至韋編三絕繫象繫爻又爲之文言爲之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以發明象義只是說不盡聖壽止七十二若更有進亦必更有發明敢自謂卒學乎

八卦以象告若何而告之亦若何而見之爻彖以情言若何而言之亦若何而聽之觀象之法其可知矣

人若奈何得自家方纔奈何得人如目不奪于色則天下之色莫能奪之是奈何得目乃能奈何得色也耳不

奪于聾則天下之聲莫能奪之是奈何得耳乃能奈何得聲也推之百體莫不皆然然奈何自家有道如耳目之類亦曰內視返聽使嘗聽命于心而已

佛家說觀世音三字最好世上音聲不以耳聽而以目觀者觀之以心也

學者學晦翁之學須透得象山門戶則晦菴學問方有受用處然不從事於晦菴之學欲逕從象山門戶而入亦有未易能者蓋聖賢立教雖云中才皆可與能然必使之歷盡艱辛備嘗憤悱期於自得乃爲牢固故以子貢之穎不輕授以一貫之道其餘則四教雅言問仁問知隨其材質多其條貫有終身不得聞而亦不以告者

然造就來亦自成得箇好人蓋材質限定有非聖賢所
能強者聖賢只得如此今人只見白沙陽明二先生之
言明白痛快傾心慕之便自謂一蹴可到不知白沙從
吳聘君遊若干年歸而靜坐又若干年與陽明之居夷
處困其所經歷其所備嘗者多矣此皆從晦菴學問透
入象山門戶者也其少習舉業嘗是朱而非陸既又經
歷世故畧知頭腦則又是陸而非朱今而自知皆非也
聖門若無雅言四教只靠着一貫四勿則法堂前草深
一丈矣故學問須自求自得靠不得聖人言語若自得
之後雅言四教亦是一貫晦翁象山之學豈有異哉
人須閑時不閑則忙時不忙此無他只是操心熟古之

名將終日欽欽如對大敵此閑而不閑也至臨陣則意氣安閑如不欲戰此忙而不忙也凡做人須如此若閑時嬾散忙時如何收拾得精神起來故多壞

記誦之學中年而精神已衰義理之學至老而精神益壯

舜與蹠精神同也在所用之用之於物欲則爲蹠而至于殺身用之于義理則爲舜而至于受命故曰善與利之間

從事於內則人欲皆天理從事於外則天理皆人欲

三代之時廟祠之禮極詳凡獻俘飲至朝覲會同皆於廟行之下逮臣民喪葬祭祀之禮有終日行之而不厭

者雖天理當然亦所以達人誠敬之心使之不流於他也後世祀先之禮太簡小民誠敬之心無所寄托故釋老與淫祠之說得行乎其間蓋勢使之然不于彼則于此也

畏齋薛先生緒言卷之二